

黑 儒 傳

陳青雲著

第四冊

版社

第二十四章

迷雾顿开

丁浩怜惜地深深望了“梅映雪”一眼，与“树摇风”出房，转到上首房中，却没灯火，但他的目光仍能清晰辨物，房内陈设与下首房大同小异，他靠窗坐下，突地灵机一动，道：“老哥哥，我进城一趟！”

“进城，做什么？”

“那巨宅既是‘金龙帮’秘舵，发生了这等大事，必然有人料理善后，如能擒个活口，也许可以问出些端倪？”

“嗯！这也是办法，那‘九幽魔婆’怎样了？”

“全宅已无活口！”

“你杀了她？”

“是的，连十余手下！”

“好，你去吧，形踪要隐秘。”

“小弟省得！”

说完，站起身来，夺门而出，一看星斗，约莫是二更时分，当即弹身逾墙，运足功力，如魅影飓风般朝岳阳城掠去。

六七里路程，转眼即至，他仍循离开的原路，神不知鬼

不觉地进入巨宅之中，宅内无灯无火的，不闻任何声息，阴森森地有如鬼屋。

丁浩仍不敢大意，怕打草惊蛇，小心翼翼地掩入后院，运足目力一看，地上已不见尸体，不由心中一动，这证明对方已有人来，只不知是否还有人留在宅中？停了片刻，没有动静，心念一转，悄然掩入最后一进，匿在院角。

突地，厢房中转出了人语之声，丁浩精神大振，凝神倾听。

“朱堂主，帮主上谕，速查那姐儿的下落。”

“卑座已派出十八名弟子查探，刚才据报，岳阳至‘齐云庄’一路，并未发现‘酸秀才’行踪……”

“今天的事件，完全出人意料之外。”

“据总监看，‘酸秀才’会不会回头？”

“很难说！”

“酸秀才难道已知道那姐儿的来历？”

“可能不知道，现在最可虑的是‘酸秀才’与‘黑儒’联手……”

那姓朱的堂主声音充满了惊震地道：“黑儒也来到这里了？”

“曾经现身！”

“到底‘酸秀才’与‘黑儒’是什么渊源？”

“这尚是个谜。”

丁浩心念一转，立即改换衣装，戴上了面具。

对话声停止了，丁浩呆了片刻，心想，那被称做总监的，当是“金龙帮”一人之下的人物，如能擒住他，“梅映雪”的禁制必然可解，正待现身出去，突见一条黑影，如幽灵般落入院中，点尘不惊，看来身手相当惊人。

丁浩暂时稳住不动。

那人影掠到窗前，口里发出一声轻“嘘！”

房里立即有了回应：“那位？”是那总监的声音。

“杨！”

“哦！杨护法，什么事？”

“老夫奉帮主命，要捉走那两名要犯。”

“护法一人带两名……”

“不带！”

“不是说要捉走么？”

“提命不提人！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，立即执行么？”

“不错，马上执行！”

就在此刻，又一条人影投落对过的暗影中，无声无息，丁浩心中一动，不知这后来的又是什么人，看情形不是对方一伙！



被执行的两名犯人，不知是何许人物，谅来必是异己之辈。

一名黄衫中年，自门里现身，窗外的老者立即迎上去道：“白总监，你我一同执行！”

“好的，请随我来！”

两人并肩出角门，丁浩心意一转，从侧方绕了过去，角门那边，是一座跨院，每一间房都漆黑无光，只这眨眼工夫，已失去了两人踪迹。

丁浩心中大急，竟不知两人进入了那一间房？

正在迟疑之际，忽听侧厢房中传出声音，丁浩如鬼魅影般欺了过去，运足目力，朝窗孔内一张望，只见房中一张木榻上，蜷曲着两条身影，那黄衫中年与黄衫老者离床数尺站立。

黄衫中年冷森森地道：“你俩起来！”

床上的人，翻身坐起，赫然是两个须发乱结的老者，面容根本看不清，老者之一揉了揉眼睛道：“是谁？”

“不必管是谁，下床！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你俩活着也是受罪，回姥姥家反而痛快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老夫料到必有今日，下手吧！”

这笑声、话声，竟是这样的厮熟，丁浩静心一想，登时血脉贲张，杀机大炽，两老不是别人，正是下落不明的“全知子”与“半半叟”，想不到落入“金龙帮”之手，看样子两老不但受尽折磨，而且可能功力已废，不然反应不会如此迟钝。

丁浩咬了咬牙，掠到门边，冷冰冰地发话道：“杨韬，你俩给本儒滚出来！”

两人显然大震，双双拔剑回身，黄衫中年栗声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黑儒造访！”

“呀！”

惊呼声中，挟着一声“砰！”然巨响，两人破窗而出，直落院中，丁浩一回身，正好与两人读面相对。

两人面目失色，惊怖之情溢于言表，那老者故作从容地道：“阁下此来有何见教？”

丁浩冷酷地道：“杀人！”

短短两个字，出自“黑儒”之口，令人不寒而栗，两人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手中剑作戒备之势，被称为护法的黄衣老者又道：“阁下来此杀人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杀谁？”

“你们这批魍魉！”

“总有个理由吧？”

“除妖氛以靖武林！”

黄衫中年接上了话道：“区区等奉命不与阁下为敌。”

丁浩以一贯冷漠的声调道：“报上名号？”

“区区‘金龙帮’总监察‘一枝花白晓天’！”

“他呢？”

“本帮护法‘赤胆铁剑杨韬’！”

“不与本儒为敌的理由安在？”

“尊敬阁下的为人与名气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，冠冕堂皇，白晓天，凡悖武林道义者，便是本儒的敌人！”

“阁下毋乃太过？”

“仍由肖小作祟么？”

“阁下与整座武林为敌？”

“正道之士除外！”

“阁下今晚准备怎样？”

“你俩准备保命！”

每一句，每一字，硬如钢珠，两人身躯微微一颤，互望了一眼，电闪移动身形，站成犄角之势，长剑斜扬而起，四道目光，在夜色中有若电炬，显见功力之精湛。

丁浩缓缓前欺两步，长剑离鞘，斜斜上撇，脚下不丁不

八，双目熠熠如破晓晨星，单只这气势，便足以慑人。

场面骤呈无比的紧张，空气中充满了无形的杀机。

丁浩是蓄意要取对方性命，是以把功力提到了十成，贯注剑身，剑尖寒芒吞吐，冷森森地煞是惊人，沉喝声中，一招“笔底乾坤”，挟惊天动地之势，猛然攻出，目标指向“赤胆铁剑杨韬”。

空气在丁浩出剑之际，紧张到了极限。

“赤胆铁剑杨韬”全力接架，“一枝花白晓天”闪电般从侧方袭击。

剑气迸飞，金鸣震耳，闷哼声中，“赤胆铁剑杨韬”连连踉跄倒退，丁浩回剑之下，与“一枝花白晓天”迎个正着，白晓天被震退了三步。

若非白晓天侧方助攻，杨韬不死也得重伤。

丁浩略不稍停，欺身出剑电袭“赤胆铁剑杨韬”，快得简直不可思议。

凄哼声中，“赤胆铁剑杨韬”长剑脱手飞去，身形一个颠倒，几乎栽了下去，左胸冒出了血花。
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“一枝花白晓天”剑挟雷霆之威，从后袭到。

丁浩回剑猛扫，金铁交鸣之声，如连珠响起，空中爆出一溜火花，“一枝花白晓天”弹退丈外，乘势闪身掠上了屋顶。

丁浩大喝一声：“哪里走！”

身形疾起，射上屋面，只在毫厘之差，白晓天已翻落屋面，没入暗影中。

丁浩知道追之不及，折身弹回，两人之中，非擒一个活口不可。

当他身形尚未落实之际，“赤胆铁剑杨韬”已闪电般射向屋角暗影。

丁浩急煞，眼看又要被他脱走……

“哇！”

惨号栗耳，“赤胆铁剑杨韬”的身形，倒栽落地了，口血狂喷，四肢一阵的抽动，便寂然无息。

丁浩正赶到他身边，一看，业已断了气，不由气炸肺腑，怒喝道：“何人插手。”

人影应声自暗影中闪现，竟然是个青衣女子。

丁浩定睛一看，登时激越万分，现身的赫然是“威灵使者古秋菱。”

古秋菱会在此宅现身，的确大出他意料之外，想来在后院所见继“赤胆铁剑杨韬”之后泻落的神秘人影，便是她了。

一声“姐姐”几乎冲口而出，倏地想到了自己身份，立即把到口边的话硬咽了回去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。

古秋菱脆生生地道：“阁下，幸会！”

丁浩定了定神，冷凄凄地，故意喝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古秋菱神色自若地道：“我叫古秋菱！”

“什么来路。”

“威灵宫首席使者！”

丁浩心中一动，“威灵夫人”与师父之间，不知是什么纠葛，今晚倒是揭开这谜底的好机会了；当下沉声道：“什么‘威灵宫’，本儒从没听说过？”

“不错，知道本宫的并不多！”

两条人影，瑟缩地自门边出现，赫然是“半半叟”与“全知子”，两人情状均狼狈不堪，丁浩心中感到一阵隐痛，二老是为自己的事而落得如此下场的，今晚如不是自己临时起

意折返此间，二老必死无疑，当下沉声道：“你俩呆在房中别动！”

丁浩的意思，是怕“金龙帮”的人暗下杀手，他对这方面的经验多了。

“全知子”拱手道：“敬谢阁下救命之恩！”

丁浩故作冷漠道：“不必，适逢其会而已，你俩是否已丧失了功力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丁浩心弦一颤，但他目前要解决“威灵夫人”与师父之间的事，不能抽暇处理，再次道：“你俩且呆在房中，注意，勿当窗户之口！”

“全知子”与“半半叟”缩回房中。

丁浩这才又向古秋菱道：“本儒一向不喜欢旁人插手管闲事！”

古秋菱一笑道：“我如不出手，他必脱走无疑！”

丁浩不由面上发烧，这对“黑儒”之名，是一个打击，窒了一窒，道：“你知道他准能脱走吗？”

“那请恕不知之罪！”

“嗯！你来此何为？”

“专诚寻找阁下！”

“找本儒何为？”

“奉本宫主人之命，要见阁下！”

“你主人是谁？”

古秋菱幽幽地道：“凉秋九月下扬州！”

丁浩一听不由楞住了，在“威灵宫”中，就曾听“威灵夫人”亲口说过这句话，这代表什么呢？如果答不上，或答得牛头不对马嘴，势非露破绽不可，心里一急，身上冒出了冷

汗，若非戴着面具，古秋菱早已觉察了。

但，不回答成么？

“凉秋九月下扬州”必然暗指某件往事，局外人根本无从想象，师父也从未提及过，连“威灵夫人”之名也没道及，自己是他的化身，该如何应付呢？

古秋菱见丁浩沉吟不语，接着道：“阁下知道家主人是谁了？”

丁浩无奈，含糊地“唔！”了一声，不作正面答复。

古秋菱粉腮微微一沉，道：“阁下仍然对夫人怀恨？”

丁浩心中一动，从这句话看来，师父与威灵夫人之间，必是感情上的纠葛，而“威灵夫人”心生悔意，有求谅解的意思，退一步说，即使真的有仇怨，也绝对不深，顶多是误会，由于这一发现，心头便轻松了许多。

师父退出江湖已二十余年，这笔帐当是陈年老帐。

当下不着边际地道：“过去的不值重提了！”

古秋菱正色道：“阁下似乎仍不愿重修旧好？”

这“重修旧好”四个字，使丁浩更加认定自己的判断不错，心里也就越发笃定了，有意要从古秋菱的口中套出全部真相，故意漫声道：“往者已矣，本儒已届就木之年……”说了一半，故意顿住。

古秋菱哪知就里，怎想到这“黑儒”不是那“黑儒”，急着又道：“夫人就是因为感到来日无多，不愿挂着心事长眠，才会如此，当初夫人绝裾而去，是因误听传言，阁下杀人盗令，其实任……任何人皆会有此想……”

丁浩摸着了头绪，应答便自然了，冷极地道：“别人犹可，她不该有此想，这是不了解本儒为人。”

“是的，夫人很后悔当初就太过感情用事，不察真相……

...”

“她现在又何由知道真相？”

“是一位叫‘酸秀才丁浩’的少年说的，阁下对他当不陌生？”

丁浩心中暗笑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小子饶舌！”

古秋菱紧迫着道：“阁下如何说？”

丁浩仍保持一贯的冷漠，道：“本儒没话说！”

古秋菱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阁下未免太无情了？”

“你是她什么人？”

“弟子！”

“她怎作了什么‘威灵宫’主人？”

“夫人当年负气出走，无意中发现了桐柏山中的秘宫，刻意经营，也在宫中获得了许多失传典笈……”

“那她现在的武功很高了？”

“是的，较当年为高。”

“本儒远非她的敌手？”

“阁下这话错了，夫人功高，是阁下之荣。”

丁浩已略约知道“威灵夫人”如非师父发妻，便是红颜知己。

“她的意思怎样？”

“重修旧好！”

“如何修好？”

“请移驾‘威灵宫’，安享余年！”

丁浩不由一呆，这事自己决作不了主，得回禀师父，心念一转，道：“这事暂时不提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本儒尚有大事未了！”

“九龙令的公案?”

“不错!”

“事了之后呢?”

“届时再说，兵凶战危，后果难料。”

“愿意夫人出山协力么?”

丁浩不加思索地道：“不，这公案本儒要自了!”

古秋菱不再争辩，转了话题道：“弟子便据以此回禀夫人?”

“嗯!”

“弟子……可以称呼您为师父么?”

“你我无师徒名份。”

“但弟子是夫人一手调教!”

丁浩略想一想，道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一声前辈足矣!”他是为师父留了退路，师父的性格他深深知道，万一师父不愿去“威灵宫”，这一改了称呼，岂不尴尬。

古秋菱福了一福，道：“前辈尚有什么指示?”

丁浩心念一转，道：“你从此东去，出城五里，在道旁相候，可见‘酸秀才’!”

古秋菱登时双眸放光，喜笑颜开，激动不已地道：“谢前辈指引，弟子可以走了么?”

“慢着!”

“前辈尚有什么吩咐?”

“你知此地是什么所在?”

“这个……不大清楚!”

“那你怎会到此地来?”

古秋菱讪讪一笑，道：“弟子无意中发现这被杀的‘赤胆铁剑杨韬’，行踪诡异，身法离奇，所以跟了来，不想巧遇

前辈，得以完成夫人严令。”

丁浩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可以走了！”

古秋菱福了一福，弹身疾离。

丁浩痴痴地望着她逝去的方向，心里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，看她听到自己的名号时，那份喜悦之想，不难想见她芳心的意念，最难消受美人恩，有“梅映雪”在，对她的情意，只好辜负她了。

想着，不禁暗然神伤，心里暗忖道：“菱姐，我们相识太迟了啊！”

怔了片刻，突地想起了房中的两老，立刻收敛心神，沉声道：“你俩可以出来了！”

蓦在此刻，丁浩突地瞥见一条人影如幽灵般的自院角泻落，投入暗影中，却无声息，身法已到了骇人的地步，当下冷喝一声道：“什么人鬼鬼祟祟，与本儒现身出来！”

这一喝，当然也是暗示“全知子”和“半半叟”暂时不要现身。

喝声甫落，人影已现，赫然是一个黄袍蒙面怪人，一个黄布套，直罩到肩头，只剩两眼露在外，丁浩一看来人，不由热血沸腾，来的竟是“金龙帮主”，在大洪山中，曾会过一面，但那时丁浩是本来面目，不期然地脱口道：“金龙帮主么？幸会！”

“金龙帮主”停身两丈之外，闻言之下，显然地身躯一震，他似乎料不到“黑儒”一口便道出他的来历。

第二十五章

神功解禁

丁浩内心相当激动，如能制住此人，“梅映雪”的禁制便解了，对方诡称“梅映雪”是她女儿，一再令手下传言，要挟自己与该帮合作，共同对付“望月堡”，用心可鄙，手段卑劣，若非“子号使者林玉芝”揭破，自己仍蒙在鼓中。

“金龙帮主”目中厉芒闪烁，沉声道：“本座约束手下不与阁下为敌，而阁下竟蓄意与本帮作对，令人遗憾！”

丁浩冷森森地道：“帮主的行为，也深深令人遗憾！”

“阁下与本帮作对的目的什么？”

“卫道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想不到阁下以卫道者自居，本帮兴起的目的也是安靖武林。”

“君临天下？”

“本座无此野心！”

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这话不必说了，本儒问你，为何以卑鄙手段对付‘酸秀才’？本儒要听解释！”

“金龙帮主”乘机反问道：“酸秀才与阁下是何渊源？”

“他是本儒器重的后起之秀！”

“仅止于此?”

“嗯! 不错, 就是如此, 现在你解释!”

“本座当初立意, 是希望‘酸秀才’与本帮合作, 共讨江湖巨寇‘望月堡’……”

“住口, 以邪门手法制那白衣女子心神, 又作何解释?”

“做事不能不讲究谋略, 这并无大碍!”

“很动听, 你不嫌太卑鄙?”

“见仁见智, 阁下一定要如此想也无办法。”

丁浩心念一转, 道:“你说过不愿与本儒为敌?”

“不错, 本座初衷不改!”

“那你说出如何解那女子禁制, 本儒不为己甚……”

“金龙帮主”沉吟着道:“然则‘酸秀才’挑了本帮秘舵, 几近二十弟子丧命, 这该如何说呢?”

丁浩冷冷地道:“江湖中不是杀人便是被杀, 动上了手, 死伤难免。”

“阁下说得很轻松……”

“依你说该如何?”

“阁下卫道者自居, 当知公道二字!”

丁浩重重地哼了一声道:“你要讨公道?”

“金龙帮主”沉声道:“是这么意思!”

丁浩不屑地道:“金龙帮胡作非为, 枉杀了多少无辜, 这些公道是否也该讨?”

“金龙帮主”不由语塞, 半晌无言。

丁浩接着道:“你现在说出解除‘梅映雪’禁制之法!”

“如果本座不说呢?”

“本儒将大开杀戒, 使‘金龙帮’在江湖除名。”

“阁下办得到么?”

“第一个要杀的是你，就是现在！”话声中，长剑离了鞘。

“金龙帮主”向后退了两步，阴寒地道：“黑儒之技，不过尔尔，竟然解不了小小禁制。”

丁浩怒不可遏地道：“住口，技业各有专精，你说是不是说？”

“金龙帮主”突地闪电般弹身逸去，这一着，完全是出乎丁浩意料之外，想不到一帮之主，竟然如此不顾身份，一窒之后，弹身疾追，但对方身法太快，只这眨眼之间，便已鸿飞冥冥，失去了踪影。

丁浩恨得牙痒痒的，但也无可奈何，为了怕“全知子”与“半半叟”遭遇意外，只好折返院中。

“全知子”与“半半叟”业已出现门边。

丁浩暗地咬了咬牙，道：“你俩功力被废了么？”

“全知子”苦笑一笑道：“仅是被制，但对方手法特异，老夫二人无法自解。”

丁浩心头一紧，他自忖对此道毫无把握，想了想，道：“阁下是‘武林万事通’？”

“全知子”似乎很感意外地道：“小老儿是的！”

“可知何法可解？”

“全知子”似乎很为难地道：“蒙阁下仗义相救，小老儿不敢言报……只是，怎好再……”

丁浩慨然道：“有话直说好了，不要吞吞吐吐！”

“半半叟”接上话题：“要解此禁制，必须由身具百年以上功力之人，以精纯指力，遍点‘阴维’十四穴，‘阳维’三十二穴，然后再打通‘带脉’八穴，但……极耗真元……”

“全知子”期期地跟着道：“施此术者，将耗十年修为，是

以……小老儿明知而不敢请。”

丁浩毫不考虑地道：“此易事耳，你俩回房上榻，本儒立即施为！”

二老双双面露极度感激之色，那知面对的“黑儒”便是丁浩，齐齐抱拳，躬身为礼，然后转身回房上榻。

丁浩对二老是义不容辞，别说损耗十年内力，即使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也毫无考虑的必要，他“生死玄关”之窍早通，而且身具百余年内元，根本无虑本身会受影响。为了慎重，他先上房飞巡了一遍，确定无人，然后才入房施功。

仅只盪茶功夫，二老功力尽复，翻身下床，再次施礼称谢。

丁浩略一思索，道：“出城东行约七里，有四五村舍人家，可以见到‘树摇风’，去吧！”

二老惊愕地深深望了丁浩一眼，这才告辞，兴冲冲地离去。

丁浩丝毫不敢怠慢，立即改变回原来装束，尾蹶二老之后，遥作护卫，以防有人暗袭，甫一出城，便蹶上了。

今夜，虽然未能达到为“梅映雪”解禁的目的，但算不虚此行，完成了两件大事，一是巧救二老，二是揭开了“威灵夫人”与师父之间的谜底。

眼看快到“树摇风”停身的村舍，道旁突现人影。

“弟弟，我等你很久了！”

丁浩急刹身形，故意深深一望对方，然后惊喜地道：“姐姐，怎会是你？”

古秋菱笑盈盈地道：“你很感意外？”

丁浩点了点头道：“完全没料到，姐姐怎会在此等我？”

古秋菱神秘一笑道：“我卜卦卜出来的！”